

兰州市
女作家
作品集

“三俊”



主编·汪小平

流徙

习习 著



飞天出版传媒集团
甘肃文化出版社

主编·汪小平

流徙

习习 著



飞天出版传媒集团
甘肃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流徙 / 习习著. — 兰州 : 甘肃文化出版社,
2014.12
(兰州市女作家“三俊”作品集 / 汪小平主编)
ISBN 978-7-5490-0800-1

I. ①流… II. ①习…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312356 号

流徙

习习 | 著

出版人 | 王 奕

责任编辑 | 管卫中

责任校对 | 张莎莎

封面设计 | 焚香图文

出版发行 |  甘肃文化出版社

网 址 | <http://www.gswenhua.cn>

投稿邮箱 | press@gswenhua.cn

地 址 | 兰州市城关区曹家巷 1 号 | 730030(邮编)

营销中心 | 王 俊 贾 莉

电 话 | 0931-8454870 8430531(传真)

印 刷 | 甘肃澳翔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 毫米×1092 毫米 1/32

字 数 | 230 千

印 张 | 10.25

版 次 |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

书 号 | ISBN 978-7-5490-0800-1

定 价 | 36.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举报电话: 0931-8454870)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们联系)

前言

从 2014 年开始,兰州市文联在市委市政府的亲切关怀、大力支持和正确指导下,启动实施了中青年女文艺家“三俊”工程。作为“传承繁荣兰州文艺、扶持优秀艺术人才工程”的配套项目,这项工程旨在发掘、扶持艺术新秀,鼓励中青年艺术家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优秀作品,扩大其艺术影响力,进而引领、示范和激励兰州文艺创作,激发各类艺术家的创作热情,营造发展繁荣兰州文艺的良好氛围和环境。

改革开放以来,兰州市文艺创作一直呈现着一个特色,即中青年女文艺家人才辈出,并且整体性持续性地在全国、省、市文学艺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目前,我市文艺创作队伍中,中青年女文艺家已然成为文学艺术界的一支重要的主力军和一道亮丽的风景。伴随着时代前进的脚步,这份璀璨和靓丽愈发给兰州艺术的百花园添加着动人的力量。文学、绘画、书法等创作领域的一批艺术造诣高、德艺双馨的女艺术家,对兰州市的文学艺术产生着重要的引领示范作用和深远影响。经过近两年的追踪、调查访谈、专家论证和筹备,中青年女文艺家“三俊”系列工程正式启动实施。

曾经的中国,有多少艺术女才俊星辰般在历史的银河中闪烁不息,在华夏文明的母亲河,也有许多美丽的艺术浪花不断涌现。生于黄河之滨啜饮着黄河母亲乳汁长大的女儿们不仅美丽俊秀而且才华横溢,在文学、美术、书法、音乐、戏剧、舞蹈等艺术领域异彩纷呈,绽放着她们的追求与梦想。

推出实施第一批女作家“三俊”、女画家“三俊”和女书法家“三俊”工程不仅必要,而且意义深远。女文艺家们热爱生活,表现光明。她们以女性特有的柔和细微审视世界,笔意中流露着女性的多思和善感,女性的纤细和娟秀。她们通过文学、绘画、书法表达美好、赞美生活,呈现着色彩华丽,高贵典雅,积极向上的精神。

我们为她们搭建以优秀艺术作品奉献社会、实现梦想的宽阔平台,为她们创造跨越更高艺术境界的良好环境,给予她们艺术上更多的关注、支持和呵护,为她们在艺术道路上的成长、成功和收获加油、鼓掌、喝彩,并为她们骄傲、欣喜……

兰州市文联中青年女文艺家“三俊”作品编委会

一树繁花清芬满园

汪小平

在兰州，我时常感佩于这样一个作家群体，她们踏实、坚韧、沉静；她们依循天性，自然、诚挚、率性；她们汲取北方大地的厚重和坚实，作品大气深沉。

她们是一批优秀的女性作家。在兰州，这个队伍从未有过中断，特别在当下，她们的作品杂花生树、异彩纷呈。她们之中，不乏国内很有影响力的作家，亦不乏蓄势待发备受关注的**新人，更不乏小荷刚露尖尖角的年轻写作者。她们，是兰州文学界的实绩和荣耀。

作为最易为情感召唤的女性作家，很多女性作品极易滑入儿女情长、私己小我，或陷入繁琐日常、或湮没于轻浅平庸。但对于成熟优秀的作家而言，她们时刻会有这样的自觉：纵身高处、突破藩篱，将视野置身于开阔和雄厚、置身于人群和人性、置身于社会和责任。她们的作品，超越性别，有着宏大庄严的气象。或许因为大西北高天厚土的滋养，与其他地域的女性作品相比，这些优秀的兰州女作家的作品，显现着独特的沉实和宽广，她们引领着甘肃、兰州的文学创作理念和实践，她们是兰州文艺界当之无愧的才俊。

我们所要打造的兰州市中青年女文艺家“三俊”工程，要做的就是鼓励和彰显、推广和宣传，要让这些标杆性的艺术家在文艺界起到更大的激励和引领作用，要让这个系列工程成为打造兰州市文化软实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让它成为宣传兰州推介兰州的一个重要内容。

入选首批中青年女文艺家“三俊”的三位作家是向春、习习、王琰。她们都有很强的创作实力，是当下兰州女性作家群体中的代表性人物。她们的作品，从主题到艺术表现手法，各富特色。

“离开隆兴长的这个夜晚，天是那么黑那么冷，他好像奔跑在一只冰冷的铁锅里，风剪得他身心血肉模糊，骨头像一柱一柱的冰凌碎裂了。天快亮的时候，他窝在一蓬硕大的直茭后面，歇口气。停止了奔跑的刘挨才一下就跌入了睡眠。他隐约听到娘的声音，娘喊着他的小名说，才儿，不敢再回隆兴长，远远地走，娘不想你。眼泪从刘挨才的眼睛里滚出来，瞬间结了冰。”（向春《西口外》）

每每读向春的小说，读到这样的细节，我都很感动。我在想，一个女子，她柔弱的双肩何以担当起那个辽阔粗粝的河套平原？但向春一直坚韧地耕耘于她的这片精神家园，用她冷冽厚重又不失柔美动情的文字讲述着河套往事、史诗般描画着开拓者悲怆艰辛的创业历程。令人欣喜的是，她将自己深刻的人生感悟融于笔端，作品的主题及意蕴自成一统，为文学界瞩目。

临走那一日，哈各执意要我去看看他家的窑，表情有些神秘。他说，快一百年的窑了啊。借灯光看，我吃了一惊，满满当当一整窑的洋芋。窑足有十米深，里面是哈各一家去年一年的收成。哈各说，到了春上，洋芋价格高起来，就可以拉到集上卖了。芦子沟的洋芋味道好，好多外地人在集上等着收呢。这一窖洋芋，三马子要足足跑十几趟。阿依舍紧贴在我身后，从我肩头看那些果实，她在我耳边悄声说：能卖好多好多钱呢——窑放大了阿依舍声音里的喜悦，抖抖的。（习习《塬上的一家》）

我时常吃惊于习习散文里这种安静气息中蕴含的张力，“文如其人”一说，在她身上似乎很合用。她的作品幽静深邃，表达摇曳多姿。跻身于国内实力散文家行列的她，作品富有鲜明的个人气息。从她第一部散文集《浮现》入选中国作协“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到散文集《表达》进入鲁迅文学院“中国作家前沿”丛书，她笔下佳作不断。良好的禀赋以及孜孜以求的探寻，赋予她创作的多种可能。在兰州，她沉静的书写姿态给人印象深刻。

首批文学“三俊”中最年轻的作家王琰，正呈现着良好的文学势头，散文、小说、诗歌，她均有尝试，并且多方开花。她的作品流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表达素朴多致、活泼可爱。最为可贵的是，对于她生活着的家乡，她集中不同主题，创作了大量富含思索和情感的文字。《兰州：大城无小事》便是她在亲历现场掌握大量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写成，如她的其他作品一样，读起来让人深感亲切：

神祇普罗米修斯手持树枝，点着火种，降落到地上，古希腊人有了文明和温暖。他是人们心目中的英雄。在众多的油画中他成了人们心中温暖的神。在看到老白的第一眼起我想到的就是普罗米修斯。草场街街道五一山社区沙坪村的取火点，每天清晨六点，老白出门，踩着他的三轮车，车上有液化气炉盘和液化气，把蜂窝煤放在火头上，密封的铁圆圈，刚好放进一块煤。点着液化气，引着煤，然后，挨家挨户开始送火。（王琰《引火员老白》）

今天，结集成这三本书的文字，只是三位作家的一小部分作品。我还想说，文字之后的这三位女性，她们都勤勉真诚，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对家乡有着深厚的感情，这亦是我所以叹赏的原

因之一。

冬天了,兰州开始日渐萧疏,但当我品读完这三部文稿,心生喜悦、满指染香。我的眼前,是活泼泼的一树繁华。

2014年11月于金城

目 录

001	古镇
008	北京册页
017	老地方
030	游走帖
046	村子
057	白皮纸·罐罐茶
062	有塔的院子
069	梨花堆雪
083	流徙
100	木器厂
114	片段：某年夏
124	蒙昧之光
131	春日祭
138	流水某日
148	与诸神狂欢
154	大海
160	寥寥数笔
180	手记

197	一些手札
226	记录：场景
232	在阴面
238	塬上的一家
248	和秀珍在一起
261	青青豌豆尖
270	滋味
282	风情
298	卢梭这个老头儿讲给我的
307	原来有这么庞大的 一个故事

古 镇

1

现在看来，是很小的镇。

小但完满。细长的镇，南北走向。1500 多米长，从头走到尾，鸡犬相闻。民居之间，左左右右，散布着古祠堂、古寺院、古道观、古教堂、财神庙，老旧的草药店、理发铺、客栈、古玩店，还有一文一武的大夫第、将军府。算是在镇的腰节上吧，扭出去一块儿空地，搭个戏台。两溜儿铺面，很稔熟似的面对面站着，为着礼仪，门窗错开。木板墙、乌瓦、雕花的木门木窗，还有木头门槛儿。在一家的门槛儿上坐了，和主人聊天。地上的簸箕里，晾晒的藤椒散着麻香。藤椒自家吃，也给想要的人卖一些。木门槛儿叫人怀想，要进屋子，爱偷嘴的老鼠须得翻将过来；路上若是积了水，不至于漫进屋来；俗常时候，还可以端了饭碗坐在门槛儿上，一边四处卖卖眼；最要紧的，是对屋子和屋子主人的尊敬，你要抬起腿来，才能进得屋里。两排乌沉沉的铺面就这样保持着合适的尺度，面对面，站出一溜儿细长的路来。路不算直，弯过去又扭过来，路上铺着大块大块磨得发亮的青石。

一早下起了雨，嘈嘈切切的，各家的屋檐上扯开一道雨帘子，

青石泛出天光，把古旧的镇子照亮了许多。卖挂面的这家，女人守着台子，男人在一块青石坡上，用流下来的雨水冲洗大大小小的竹篓。

从铺面半掩的后门，能看到藏起来的四合小院。铺面隔开了市声，小院安然沉静。铺面是镇子的门面，这些四合小院才是镇子里最稳妥的地方。青砖、粉墙、乌瓦，还是一味的朴旧。屋檐下晾着的各色衣衫，一院子的花草古树，在雨里红的红绿的绿。狗最自在，也不怕雨，随随便便出入铺面，熟人似的在别人家的后院踱进踱出。

这些老建筑，有的盛放着世间琐碎温暖的生活，有的越过尘世寄托人们好的愿望和理想。之外，还有很多的点缀：各色门匾、红对联、红灯笼，屋檐下青黄蓝白的幌子……一座小巧的青石桥，拱着背，尺蠖一样，丈量着水的宽度。这个优美的圆弧，柔软了镇子里方整的线条、硬的石木。柔软的还有桥下的水，流过去，在镇子边汇成一个潭。潭有个好名字：梅花潭。梅花潭，粉红、幽绿，像个艳丽的绸结，绾在古镇的一侧。

这就是这个古镇大致的样子。古镇盛放在现在这个和它名字相同的大镇子里。先有的应该是这个大镇子吧，镇子先是叫隆兴，后来相传，明朝建文帝朱允炆被燕王朱棣夺位后，逃难到这里，在一个小庙中藏身，并得以脱险。由此，“隆兴”改名“龙兴”。没有确凿的史料证明皇帝是否真的到过这里，但镇里确乎有个龙藏宫，镇里的那条太洪江，后来叫成了御临河。

龙藏宫就在古镇，后人叫这古镇龙兴古镇。

龙兴镇位置在山峦河流间的一个盆子里，平坦、低顺、气候温和。古时，从重庆入陕，到古都西安，翻山越岭，龙兴是连接到那里的第一个驿站。离这里不算很远的瓷器口是古时重庆一个最大的

水码头，而龙兴则是一个很紧要的旱码头。天时加地利，又有皇帝临幸，龙兴古镇围着龙藏宫就那样繁盛开来。先是商贸，接着，按照人们的种种愿望，古镇便子丑寅卯地完满了起来。

2

镇的主路上，突然斜逸出一个逼仄幽深的窄巷，像故事里一个叫人分心的插曲。不由地跟过去，一个老庭院，院子里按品字形摆着三口古井。三口井，正儿八经地合着个“品”字。再看，这窄巷就是为着这三口井伸过去的，巷叫三井巷。一家人拥有三眼井，似乎真的过于富足了呢。院里有块青石洗衣盆，圆形，由一整块大青石凿刻而成，里面凿着一个斜坡的搓板儿。长满青苔的石盆现在自然不用了，留在那里，盛放时间。

这样重的青石衣盆，不能随便移来移去，水井自然就在旁边。三井巷对面就是一个古客栈，不知那时，长途跋涉过来的人，是否到这三眼井边的石盆里洗过衣物。

井在古时的镇子里，一定很是重要，但它深沉、不显眼，像年岁很高的老人，老到快和土地成了一个颜色，不经意看见，会忽地让你想起一些悠长的事来。陪着井的总有一两棵古树，树和井都深幽，在地底下说着事情。镇的地下，水很充盈，走着走着，就能看到井眼，井里大都还盛着安静的水，照出一面面圆圆的天。

在这个细长的小镇，龙兴寺好像显得格外高大，围墙又是那种龙袍上耀眼的帝王黄，一下子就能让人觉得这个镇子的不同寻常。寺外也有一眼井，旁边有棵树叶青葱的古树，井前立着几个古碑，都是几样老事物。碑旁的墙上刻着四个字：井古春长。四个字摆在它们之间，好像暗暗连缀着它们。

雨落得匀称又耐心。雨声里，远远近近是热热闹闹洗麻将牌的声音。

古镇像个精致的古玩，但不隔世，自然地延续着应该延续过来的生活，而且没有因过客的打扰而改变。在我看来，这是它最可爱的地方。铺子做的大都是小本买卖，悠闲的生意，不剑拔弩张地吆喝路人。草药铺快门可罗雀了，这样最好。乌亮的木柜上，算盘不忙于算计，墙上的老挂表，滴答滴答走得不慌不乱。理发铺里依旧有人在老木椅上理发，大约是镇里的常客。狗也平添着亲热，人们不拿它们当宠物，它们落得个消闲自在。而这一切，都沉浸在镇子里细密的雨声和喧闹的麻将声里。隔几步，一个茶馆。茶馆铺面大张，麻将桌桌桌满员，四个人四个人组成的喧嚷的小世界互不相扰。那本是个卖手工花瓶的店铺，货柜上摆满色彩艳丽花瓶，柜台前面，却挤挤地摆了三桌麻将。店铺外的台阶上，老人专心致志地镶嵌着他的重工花瓶。不知怎么，总疑心铺里那个安然打麻将的衣着明艳的妇人，是他的老伴儿。她的身后，那些花瓶，和她气息相投。

俗世的生活就是这么热热闹闹，有钱人、没钱人、镇里的人、过路的人、大家闺秀、小家碧玉，都比邻而居。柴米油盐、吃喝拉撒、婚丧嫁娶。一个几百年的古镇，这些日常的生活，不知更改了多少？但据龙兴人说，他们的镇子对娱乐的热爱，由来已久。

空地上，简朴的戏台，两头翘着飞檐，很像川剧武生脸谱上威武的眉毛。空着的戏台，一样叫人怀想。几尺戏台，何时演尽了人世的喜怨和悲辛？禹王庙里的戏台豪华大气，这样的戏台被称为万年台。万年台搁置在门廊的二层上，雕梁画栋、福禄寿的三星壁，

满眼华丽。人在台底下出入，戏在台上上演。万年台旁，两列对联落地：离合悲欢佳话远，文武忠良好戏长。

当地人说，龙兴镇很久很久前就有川剧座唱、茶馆评书。万年台的川剧一唱就是十天半月，茶馆的长篇评书一说就是几大部，逢年过节，赶场的人纷至沓来，那个热闹啊……

万年台的精致繁复、脸谱的万千变化、戏服的富贵华丽，川剧把视觉上的美感做到了极致。那日，听川剧《三祭江》，缟衣素面的旦角，一开口就唱得人九曲回肠：“天哀飞白，地恸水声咽，祭奠桃园刘关张，纸钱化蝶遮日月；东吴孙尚香，面西拜刘王，仰天一呼叫，刘王奴的夫啊……”

想那时，台上的人演绎着悲欢离合，台下的人，哭的哭，笑的笑，而周遭，打牌的打牌，买卖的买卖，戏里戏外，哪里不是人生呢。

4

小饭馆叫三井巷豆花馆。第一眼看到的先是窗外炉子上温的一大盆豆花，不由地进了店。店面不大，只放得下几张桌子。雨天，来客少，那个可以摆在门外的大圆桌折叠在墙角。点了烧白、苕尖，都是不熟悉的菜，自然少不了豆花。在西北的川菜馆里也吃过豆花，再看上去的这碗豆花，就知道了先时吃过的多不地道。粗碗里盛着豆花，豆花显得格外白嫩松软。豆腐脑、豆花、豆腐，像是花骨朵、半开的花朵，和全开的花儿。豆花蘸辣酱，尝一口，不嫩不老，真可谓花看半开。那豆花到底是饭还是菜呢？重庆人拿豆花当饭，所以叫豆花饭。夹一筷子豆花，蘸一点儿滋味很劲的辣酱，豆花嫩、味道轻，一点点辣酱一激，豆香和麻辣的香味各自都浓郁了起来，

真是好滋味啊。苕尖，是红苕的嫩芽，好厨师最懂得怎么留存青菜的原汁原味，一下锅就出锅，清炒苕尖，颜色翠绿，脆嫩爽滑。

至于吃豆花，店家说了，是不是外地的客人，看他吃豆花时落筷子的地方就知道了。如果从中间挟食，不几下，好好的一碗豆花就散落了下来。

桌上一青一白的，很好看。再加一盘烧白，荤素搭配，就齐全了。

人们一年到头吃着地里长出来的东西，逢了大年，那可是一年里最奢侈的流水大餐。重庆民间的“十大碗”，碗碗都是实惠肥美的肉食，烧白就是其中一碗。五花肉铺在滋味浓郁的腌菜上，一同蒸，肉里浸入了腌菜的滋味，腌菜里又渗进了五花肉的油汁。果然，五花肉肥而不腻、入口即化、满口留香，做辅料的腌菜也一样咸香浓郁。店家说，腌菜是用自家地里的萝卜缨腌的。店主人就是店里的大厨，给镇上和邻村操办了几十年的红白大宴。说起他烧的十大碗，他说，那才叫地道呢。哪十大碗？粉蒸肉、红烧肉、蒸肘子、烧酥肉、烧白、东坡肉、扣鸭、扣鸡……

碗子就放在当地手工做的大竹笼里蒸，一屉能装十几碗。各种地道的好滋味大约都要集合种种的因缘，比如肉香和竹子清香的微妙碰面，再比如地道的烧白，用的水是百年老井里的甘泉，烧的是自家柴房的干木和黑炭。

十大碗，又蒸又烧，古镇里肉香弥漫，那才是真正的年的味道呢。

店里的墙上有一张朴拙的手绘画，店主说画工是他的堂兄。堂兄做了几十年的道师，主持方圆几十里的白丧，画了一辈子棺木。这幅画是他百岁高龄时画的。一只威风凛凛的大黑猫，嘴里叼着一